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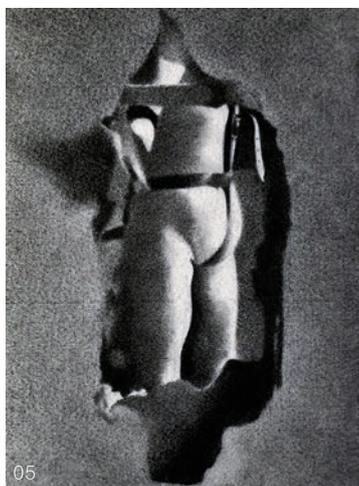
巴黎隔离日记

文、图 / 张云焱

回想自己待在巴黎的时间已经超过三个半月了。未曾想到会与巴黎结下缘分，巴黎也成了我在国外逗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七年前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只是匆忙逗留了几日，所有对她的印象都是急促而转瞬即逝的，哪曾想到七年过后会与她“再续前缘”。

就像是餐厅侍者在结束用餐前端上的最后两道甜品，巴黎用“饕餮大展”和“全城封锁”让我在七年后的今天不得不仔细品尝这座城市迷人的滋味。达·芬奇、德加、格列柯、劳德雷克、培根、奇奇·史密斯、朱迪·芝加哥、汉斯·哈通、严培明、夏洛特·贝里安等艺术家，再加上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的新展开幕，巴黎着实给了我一份丰厚的见面礼。但这一切却伴随着 COVID-19 的蔓延而全面中断，我记忆中新增添的这些艺术现场被每晚八点准时的鼓掌声悄然代替了……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的 TEFAF 博览会和马克·曼德斯 (Mark Manders) 在 Bonnefanten 博物馆的个展是我在隔离前看到的最后一场艺术盛宴。至此，我在巴黎的生活状态开始进入了由隔离所支配和塑造的特殊时期。

01—04 张云焱拍摄的“禁足”中的巴黎 2020
05—11 张云焱在巴黎隔离期间的创作 2020





02



03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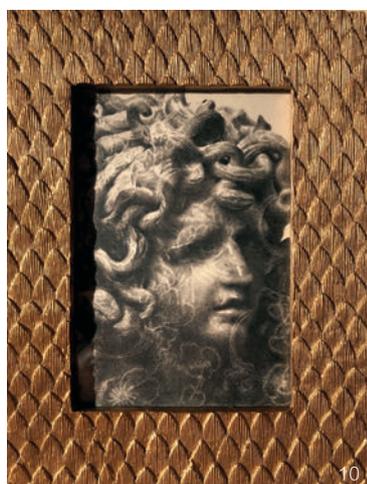
隔离开始之前的最后一次黄昏散步是沿着塞纳河从卢浮宫走到埃菲尔铁塔，那一次我完整地看到了夕阳是如何让塞纳河水的颜色渐变的，等走到铁塔下，暮色已经降临。全面隔离是从三月中旬开始的，起初我就意识到，没有什么会比这段时期更具积极反思的客观环境了，我的隔离创作也就伴随着反省与思考并驾齐驱了。由于这次来欧洲没有随身携带书籍，自然而然，从外部汲取能量的方式改为了向内的三省吾身。从夏令时的那天起，日比夜的时间更长了，每日的黄昏成了我冥想的时候，这么多纷乱复杂的信息在沉思中变得清晰，而晚上八点准时的鼓掌激励声总会把我从冥想中拉回来。除了“上层建筑”之外，隔离也间接促使我认真对待一日三餐，说实话，这一回真的不想随便应付自己的胃了。附近食材丰富的超市和食品店勾起了我认真的态度，厨艺的确在“被进步”。烹饪成了隔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直到今天，离巴黎的解封还有半个月，看到习画所用的铅笔从标准的十五厘米不断地缩短长度，内心却被这些行将消耗殆尽的材料所充实。

似乎这次在巴黎的特别遭遇，让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变得自治了。毫无疑问，隔离的目的是对个体的地理方位进行限制。但出乎意料，在位移消失的境况下，时间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而当语言的障碍形成了第二重隔离之后，一种类似于“真空”的创作环境就这么不期而遇了。在这些特殊条件的作用下，我开始有意识地安排创作计划。

纸本、毛毡、木板、铅笔、彩色铅笔、色粉笔，以及一支黑色的水彩颜料，就是我眼前可以运用的所有材料，这些时间完成的作品都是素描 (Drawings) 和草图 (Sketches)，对于这些作品我不愿意去很快地定义它们，有些东西真在生发和显现。等“真空”过去后，让我们再去看看这些作品。 ■



09



10



11